

書叢學文友良

残碑

沈起予著



良友书评：《残碑》的总灵魂是大时代前的沉闷，沉闷期中的各种人的姿态，以及沉闷终于被冲破，冲破后，那些人又各自扮演如何的角色。《残碑》的副的企图，是想说明那包含着各种杂质的大锅炉终于会被烧炸。主人公孙丘立所供职的小机关就是这含杂质的锅炉的象征。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残 碑

沈起予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碑 / 沈起予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3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20-5

I . ①残… II . ①沈…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
现代 IV .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340号

残 碑

著 者	沈起予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 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138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3年3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3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20-5/I · 353
定 价	26.40元

CRI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舒乙题

原丛书主编：赵家璧

特邀顾问：舒乙 赵修慧 赵修义 赵修礼 于润琦

出品人：马连弟

监 制：李晓琤

执 行：张娟平

统 筹：吴晞 姚 兰

装帧设计：赵泽阳

特别鸣谢（按姓氏笔画排列）：

韦 韬 叶永和 李小林 沈龙朱 陈小滢 杨子耘

张 章 周 雯 周吉仲 舒 乙 蒋祖林 施 莲

姚 眇 俞昌实 钟 薇 郑延顺 赵修慧

以及在版权联系过程中尚未联系到的作者或家属

特别鸣谢：

上海鲁迅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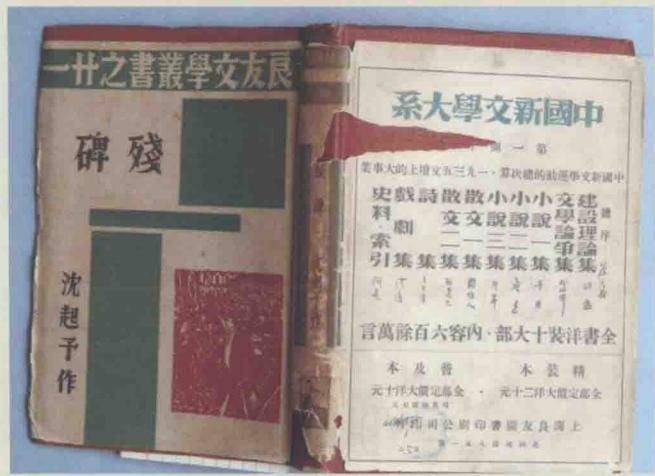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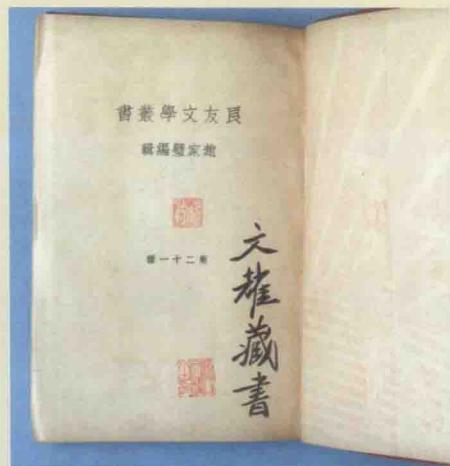
良友版《残碑》精装本护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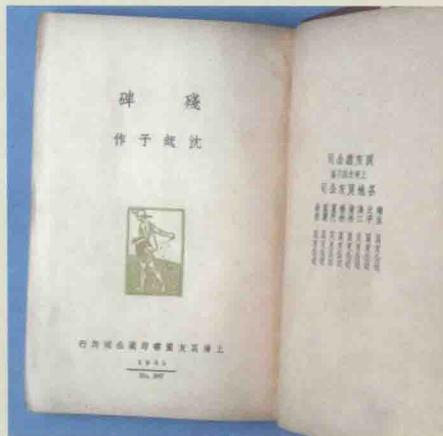
良友版《残碑》平装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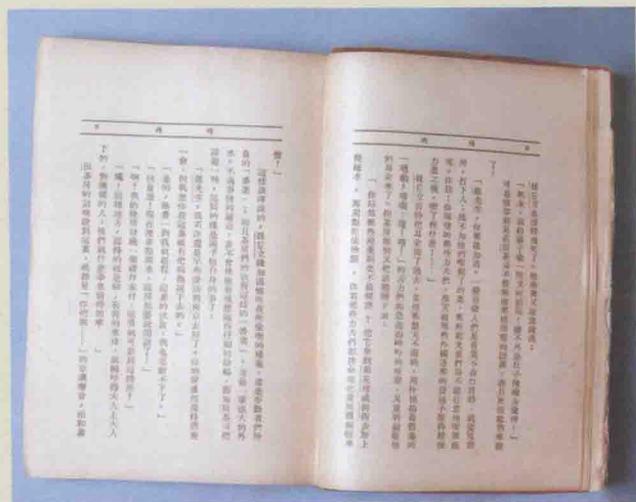


良友版《残碑》编号页



良友版《残碑》扉页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39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 80 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良友文学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 (1) 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 (2) 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 (3) 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 (4) 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 (5) 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 (6) 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

一九二×年——汉口。

前花楼的凤台旅馆正被浓密的夜靄包围着。已是午夜过了两点，但客厅上的牌局还不曾散，各间客房内的鸦片声也嗤～嗤～的正响得起劲。

旅馆的一间狭隘房中，棗着一个初由农村逃出的大病后的青年。每在夜间很早，茶房便来把门外的电门给他关上，使他只无聊赖地躺在黑暗中辗转，让一切的嘈声在耳膜上打闹。

这一晚上，他也听过了窗洞外的往来的脚步声，小贩敲打的铜锣或竹梆声，也听过了街声渐次稀薄后的那位老乞丐从胸肺的深处所涌出来的似哭泣又似歌唱的乞讨声。

然而，这些早已听熟了的声音，并麻木不了那喀喀作响的空腹，他最后等待着的，还是那客厅上的“拍”

“拍”的麻将声早完。……

“唵，可惜可惜！”突的，牌桌上有一人说。

“要是张翁的红中迟打一手呀！”

“那末，这回要归对面和了。”

又是两个人这样附和。

继续是一些银钱声和一些呵欠声响应在客厅上。孙丘立（这位农村来的青年的姓名）知道是牌已经打完，胸前的脉搏，便不知不觉地加紧跳了几下。他急忙翻身起来，但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的身体，经这样一动，眼内不觉现了几个火圈；于是他急忙把眼帘紧闭着。但这时隔壁的房间又熏来几股鸦片的气味，使他口腔内跟着涌出了几股涎液，几乎昏晕过去。

过了一晌，他便轻轻地蹑足到客厅来；麻将棹已经收好，只有一个茶房呼呼地睡在角落上。他高兴这回不致有人来打扰他的动作了，但一回首过去，他瞥见着另一个茶房还坐在茶棹傍边打盹。他急忙想偷过这重难关，但事情偏不凑巧，壁上的时钟，这时忽然铛铛地继续打了三下，坐着的茶房醒过来了。他仔细看去，幸好这是素来忠厚而对他很好的田焕章，所以他虽在窘迫中，却能比较安心地说：

“田司夫，毛房的电灯关了没有？”

“已经打了三点钟了，那有还不关的，你去打开

好了。”

茶房说了过后，打了个欠伸，即把头倚到棹上去睡了。

孙丘立走出了客厅，暂时顺着往侧所的路走去，但待把门壁上的电灯扭开后，他却举起后踵轻轻地后退转来了。

正是三月的夜阴。外面的冷风，还一阵一阵的向屋内吹送，使孙丘立的病后的身躯，打了无数个寒噤。他转到走廊的半途，即逃也似的，从侧门内溜去，再过一个天井，即走到厨房里去了。屋内泛着一股食物气味，这气味通过他的嗅觉而侵到肠胃时，他只觉得舌下的涎液一股股地奔涌，心胸不由得不益加慌乱地跳动起。于是他很熟习地走近了厨案旁边，伸手去摸着了一个瓦器的大钵。这钵子虽然与昨晚的位置无变更，但上面却多盖了一块木板。孙丘立战兢兢地把这个木板揭下，两个指头便本能地往钵内伸下去了。待他接连把钵内的残菜捻起来嚼了几口，他才觉得耳鼓上盖着的薄膜一松，头脑就比较清晰了些。于是他又走到厨案的另一傍，这里是砖石砌成的一个大灶；灶上的煤火，虽然已用湿泥封去，但泥口中间，尚留有一个小小的空隙。这样他便急忙转来又在钵内择了几块较大的肉脔，拿到炉灶的泥口上烘热过后，再行食去， he 觉得这带着微温的油脂，更

是芳香得多了。

得着了物质营养的孙丘立的身体，这才稍微平静，两只腿已没有从前那样抖战得厉害了。可是得着了物质的补充的脑经，这时却忽地恢复了思考作用；他一想起自己是在偷食有钱人唾弃下来的残羹时，一种恐被人发现的恐惧，便又使他不得不把那“生的要求”暂时抑压下去，而即刻轻手轻脚地转到自己的房间来了。

二

凤台旅馆的隔壁，是一家海产货物的堆栈，孙丘立的一间狭窄的房间，特别地紧接着这堆栈的门口。所以他转到房间后还不曾睡上几时，便又被堆栈前的一阵杠担声，落货声，以及一些与重荷挣扎的从胸肺中迸出来的嘶叫声，与劳动者所特有的互相咒骂的粗暴声所惊醒了。

一时茶房提了一壶开水进来，即向他说：

“孙先生，你家昨晚起夜的时候，在厨房那面，见着有猫子的形迹没有呀？”

突被这样一句，孙丘立便觉得脸上有些发红；但他还不曾回答时，田焕章又继续说道：

“不知是那家的猫子，真厉害；从前两晚起就来偷我们的‘番菜’吃，昨晚连我们特别盖上的木板也都弄翻了。伙计们以为是在夜里有人起来偷去私卖，现在都在那边闹。但是昨晚是我守夜，那里有人起来偷呢！”